

得視身之準矣

前礼部右侍郎蔡毅中上六经註疏

乙巳獲叛臣賈維翰李致和

議開泾水灌陜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之田

戊申户科給事中許世蓋言三事省詔獄停駕帖免廷杖

秦盜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

是月威鼎自鳴

熒惑入井分退而復留又入鬼宿犯積尸氣

四月庚戌朔呂維祺為南京户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

辛亥吏部尚書王永光請釋累臣喬允升等不許

朝鮮國王李倬奏辨通建州之誣報閉

總兵尤世祿屯梁家橋建州遣喇嘛僧求款世祿令守脩和

應詔千總虎大威往報總督張夔翼糾其示怯

癸丑馬世龍克大安口

乙卯上齋居文華殿禳旱諭百官脩省儉大臣告南北郊社

稷山川風雲雷雨壇

故刑部尚書薛貞論死

東江舟師禁南海口抵覺華島遭劉興治以皮島叛吳治故將吳祚第也初吳祚居開原衛陷於建州見重堵之名曰愛

塔及遼陽陷謀歸正癸亥春守今復令幕客金某通登萊德  
兵沈有容渡海內應中軍王丙以告建人求訊與祚兄弟及  
李永芳之子 不承誅丙屠復州人十餘万與祚等雖先  
而疑之甚與祚目購毛文龍空扎若干填同陷人名氏夜投  
各營以試人向背迨曉來自理者無几嘗犒魚皮生女直陰  
曰毛文龍審約在又日凌其妻相詬諍先隔居越教女擇貌  
類已者醉之衣以已衣縱火劉氏兄弟哭曰愛塔自焚矣建  
人驗之信不知走其皮島也戊辰春袁崇煥以聞官副總兵  
已已夏崇煥殺文龍呂與祚及弟與基亡何建人入犯與祚  
謂孫承宗於山海關西而寧前道兵備副使孫元化委兵八

百人俾西援或疑之與祚不敢前承宗令鄭一亨斬國臣張  
汝行王承胤石國柱同與祚合四千人專護永平建昌道臣  
不可退令一亨守豐潤與祚同臺頭營將王維新等襲建人  
於青山營官軍二千除夕大破之與祚先登諸夷習故急莫  
能辨斬五百九十二級畜產祿是還太平各歸鎮庚午元旦  
與祚至兩河口俄值建人數十騎馬不及甲步鬪殺傷過當  
突中流矢死弟與賢被執先與治流皮島揖西協事素伏健  
忿死未卹又怨畧島則總兵陳繼盛佯壽與祚諸將來唁殺  
繼盛反調兵官王遠督糧經歷劉應鶴等十一人引衆迎兄  
與汴於長山島大殺掠孫承宗以聞命承宗調戡兵部言劉

與治與沛張皮島以叛拘其兵商船此不南走登萊西叩榆  
閩則縱橫諸島間扼為扶餘是建州之外又生一敵國矣今  
當令總兵張可大回登州嚴兵以待龍武三營駐防覺華島  
檄副總兵周文郁列名龍前往相取招輯如定龍即佩大將  
印一上並從之周文郁入皮島諭與治督餉戶部即中宋獻  
駐旅順島諭各將安輯承宗又遣諸生與廷忠諭之與治稍  
戢

談遷曰列與祚雖通止之餘食堪懷音百計營脫與宗之  
李顯忠魏勝何異青山之戰賈勇臨堅即身膏野草自當  
錄先登之績閔死綏之忠崇以廕贈彼與治輩持奮力圖

報之不暇敢乘輦以自聘乎本兵悠忽於島帥不幸後視  
若贅麗議內徙其兵民已屬非計及聞變控以廟議更憂  
海上矣世人觀於眉睫驕語遠略識者所以扼腕也

初大兵集南海口命襲舊餉孫承宗奏緩之一上諭曰朕  
東事委卿聽便宜布置其用間須詳審勿墮枝謀搗巢牽制  
自是勝著清覈錢糧容徐候之

己未陝西邊盜苗美西奔官兵追至白家嶺多斬獲解散清  
澗庠生李攀桂遂殺美于賀家灣

壬戌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從其子錦衣指揮使昌國之  
請

祖大壽福建人於永平設三覆以待誘敗之殺其渠帥四人  
遂薄城下時欲恢復先遵化後深永孫承宗謂屯豐潤王田  
以牽遵永當先深永州至是捷上命當乘机用力深永  
勿專待遵城声援致生遷延諸將因辦餉治攻具

癸亥礼官請遣官催取纂脩天啟事蹟不允

丙寅巡抚河南右僉都御史范景文言河南僉役大户之累  
上從之

丁亥御史畢佐周請倣嘉靖庚戌於通涿昌平谷募練絳勇  
工部尚書南居益即中王守履以製槍砲不堪責改造鑄級  
辛未烏思藏僧來貢

癸酉故兵部尚書王洽卒於獄仍訊罪

甲戌孫承宗令叅將王龍汪子靜携攻具持十日粮赴樂亭

昌黎荐擊傳以昭屯抚寧副總兵刘應選鐘宇等屯樂亭叅  
將張存仁荐擊孫定遠蔡可賢合大兵圍遵永

丁丑許詹事黃士俊省養時父年百歲令有司存問

陝賊王子順陷蒲縣蓋山西自河曲保興以至蒲津十五百  
餘里与秦中隣河最狹賊自神木過河陷蒲已分二部東擾  
趙城洪洞汾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隍

己卯鳳陽大雨水

太白晝見熒惑復入鬼宿犯積尸氣占主秦虜

光祿寺卿何喬遠荐華亭布衣陳繼儒博綜典故諳通時務  
亦當加以一秩如先朝文徵明故事章下所司

延綏東鎮黃甫川孤山神木茅堡設在衝邊砂磧不毛仰食  
山西大盜起山西斬渡軍民請開渡山西巡抚朱統駁奏令  
起盜之處不開：被盜者

五月庚辰朔癸未孫承宗誓師

乙酉大兵向滦州初建人知我發兵從開平監紀主事丘禾  
嘉及豐潤總兵尤世祿求款且求代奏禾嘉以白孫承宗及  
兵部世祿代奏上切責之趣承宗曰關寧兵將付卿討定  
朕曠為東顧尖蒸有存至弓弛騎汗敵騎將困不即奮愾待秋

高馬肥鳴笳四起始圖驅勦豈兵事堪茲留處卿其環念琅  
虞灼現機會蚤振吞胡之氣務張捷伐之威祿朕眷倚特此  
馳諭承宗曰檄總兵馬世龍屯豐潤待合擊檄總兵朱梅以  
非擊新固臣取遷安檄協將王維城路將馬明英張國棟同  
叅將孫承業劉邦域茅候大兵趨滦州合攻以帝遷安之南  
援檄中軍何可綱叅將申其祐游擊岳惟忠等分雙望各山  
帝承平之敵義兵游擊劉法守備劉啟賊合三萬人屯滦州  
之蓮泊各持白梧為聲援兼御導為承宗駐抗寧祖大壽來  
開平會之

談遷曰庚午歲建州求款屢矣或曰乘其代請稍示曲折

勝日後馬紹愉之專遣也當時朝議聖師武臣孰爭先  
處強高陽布置進止動中 會故能恢復潔永不至為唐  
之安西北庭宋之灵夏則祖大壽輩功不可沒也其後祖  
於前轍謂深入無害不妨徐俟其敵於是種禍莫可抹矣  
二庚午事有以誤之耶

河南飢多盜

丁亥日講官左諭德兼侍讀文震孟言臣講日輒焚香告天  
願獲宸聽竊見自逆醜匪茹聖心然勞然綜覈未綱領刑法  
漸放猜疑於事未有降也故於君使臣以礼章功培養士氣  
推心感人而辨賢奸酌用舍尤倦、烏臣見命將出師功罪

未審絕少成緒故於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不足畏則  
戰難勝也臣必當其位功必當其祿能必當其官信小人者  
失士心臣見群小合謀欲借边才以翻逆案故於子語魯太  
師樂章願剖折是非辨別耶正日一音雜而衆音昏亂一小  
人進而衆君子皆廢今慘殺諸賢之吕純如且藉輿援而思  
辨雪矣又見吏部尚書王永光竊柄行私故於甘誓章言戰  
勝攻取非獨左右之恭命尤在六卿之得人又見永光年例  
變亂、祖制考選擯斥清才故於五子之歌章言識精明則  
環而伺者無所售其欺心此一則巧於中者無所投其隙臣  
知皇上天縱聰明猶為此語者則憂盛危明之極思耳疏、

上命指呂純如慘殺與授及王永光更制擯才竇奏  
夏允彝曰烈皇帝登極以王永光為冢宰永光亦清執  
王恭厥之變其疏獨侃，或云此司屬張履端王陞所功  
為然亦永光矯之微也乃東林必欲逐而去之至永光  
憤激為雉袁弘勳張道濟等再啟玄黃之爭實已甚之故  
耳

己丑祖大壽抵滦州攻之

庚寅總理馬世龍總兵尤世祿兵自勉楊肇基楊麒王承恩  
俱至總督張鳳翼以總兵宋偉等攻遵化掣其東顧

辛卯復滦州官兵分攻梯而上建人出戰東門祖大壽預伏

弩大敗之始遁伏擊又大敗之走永平

壬辰復遷安

以黃龍為總兵鎮守東江龍至皮島建師至擊敗之耿仲振  
倚元仲明為奸利陰以建州市龍計誅之

癸巳復永平建師屢敗力不支而遁何可綱等入之諸將俱  
至孫承宗檄監紀主事兵未嘉等曰彼走西北遵化城必虛  
大兵躡擊彼索重而遲易反也乃輕騎追於塞下祖大壽如  
其官至冷口斬九十九級馬世龍斬級如之流盜破金領關  
殺都司王康

甲午復遵化總兵宋偉同閩外副總兵謝尚政川湖副總兵

鄧玘等先登敵自北門遁獲其知府張養初擒都御史馬思恭偽兵道賈維翰偽知州楊熠都督李際春守備呂及第其叛紳白養粹崔及第先為建州殺冷口外養粹妻妾自徑前太僕寺卿陳王庭削髮未任孫承宗入永平抚慰士民仍回山海關是役也復城四堡十二共斬三千二百餘級

乙未命附馬都尉侯拱宸太監李奇懋往勘岷府故岷憲王子常寧王幹坤以失愛早大憲王收其田宅逐其庶子國英國備及憲王薨長史以綏寧王長孫企鏗報巡按御史黃宗昌巡抚洪鍾國英事聞

甲辰神廟皇貴妃鄭氏薨謚恭恪惠榮和靖

戊申巡抚山西有副都御史仙克謹宿清涼公署盜詹永福刺之未殊克謹削籍督師大學士孫承宗以收復回路上露布奏捷

談遷曰回郊多壘卿大夫之耻今僅復回城雖師武臣力而彼為蕪棄我為瓦全祇奏事狀足矣露布侈捷反取以示功高陽號經濟鉅公六狗時為之耶

六月己酉朔庚戌馮銓為鄒華訟寃謂論死非其罪列可訓為右僉都御史巡抚順天

賀虎臣為征西將軍總兵鎮守寧夏

壬子右副都御史苟應昌以輕擬喬允升等下錦衣衛獄成



基命請改下刑部從之

王嘉胤攻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次日知府谷縣掘之  
癸丑王嘉胤兵二十人圍孤山堡榆林道白貽清遣殷麟信  
擊斬一百十八級賊魁金務希伏誅賊遁入府谷洪承疇杜  
文煥圍之賊夜劫營官兵斬八十餘級

乙卯前東江副總兵毛承祿訴父文龍之寃不聽

庚申楊述程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抚宣府

辛酉進禮部尚書溫體仁吳宗達兼東閣學士直文淵閣

談遷日前臘月連被三相今夏又二之蓋意無舊相名廣  
閣員實以迫其去也

甲子禳旱諭百官脩省

工部左侍郎沈演言敵未大創兵貴先入今援師集城下十  
餘萬東江大帥雖死其兵尚二萬八千其地迫近敵穴刻與  
治與敵囊深可以計致擇有机智者抗定其衆使悉銳偏其  
重地敵必自疑愛塔素重於彼內應必不少使以臬將夾攻  
蓋套旁收四衛以福連陽焚其禾稼剪其游騎彼將自困乃  
封殖二衛復建海西此一勞永逸上策也或將才难得大率  
尚選則彼貢夷受我戎索今仍領賞為彼假道順逆不分戎  
心益肆宜乘此兵威草賞問罪衝其中堅驅其牛馬使買路  
之資不足償失剪其羽翼而敵自不逞中策也又或以兵費

萬全大征危事六須大設軍容耀兵塞外將敵所入之道開  
塞令斷深溝陡塹以限敵馬使高下險阻皆非故道乃於邊  
內盡復墩臺如先臣戚繼光更加嚴瑟廣間諜設瞭望會合  
情形昭然目中先其未至出塞蹂散之彼兵不多必贖約各  
部偏敗衆乃携矣此不能反遠耶以固圉下策也章下所司  
談遷曰吾讀司空三策而嘆於時俱非所用也歷時動衆  
言之易而行之難日者列兵祚來歸怨建州次骨勢不及  
顧當事宜召問合條列建州情狀彼其數多寡何若号令  
進止何狀將領大小何若諸部分合何若宗戚智勇何若  
戍守堅瑕何若一採錄他日用為御尊倍他間多矣彼

建州深入胡地單虛假與祚為鋒潛出萬騎持十日糧隄  
遼河掩其後利則進否則疾返雖未即勝今建州知我不  
測援西突東將來未敢輕目我也今膜外真與祚毫無採  
擇惟攻一城則併援攻一堡則併守於彼也情形茫也如  
失見在可用之人可乘之會而更思借箸坐待歲月六計  
之曉矣嗚呼

乙丑宋統殿為右僉都御史巡抚山西王慎行為右副都御  
史巡抚陝西

許棟漢虎墩兔憨款貢

丁卯列應遇為右僉都御史巡抚甘肅應遇先為商維道平

漢南盜故有是命

工部尚書南居益免郎中王守履廷杖削籍時試砲炸裂  
庚午諭兵部武場特拔技勇毋拘牽文法

辛未御史張養言聖諭咨訪鹽屯臣於七改未曉於鹽法嘗  
巡視兩淮頗知得失謹列七事曰重邊商以准祖制曰禁浮  
課以絕占窩曰疏存積以應急需曰革割沒以清宿弊曰割沒  
歲可得十萬金曰躬交代以防侵欺章下所司

貴州糧儲道 李 奏巡按蘇琰當安位力屈束身待死遺  
謀託劉養鯤引見琰屏左右密語賞花幣賦送酒十甕白鹽  
二十包酒為金鹽為銀都司莊烈亦得重賄於是餘民忿甚

因莫把左之賓來議款鄉紳赴院控阻俄眾集者萬人擊斃  
賊七人罷市三日督臣捕首事六人斬於市琰意在株連紳  
富逮七十餘人臣等奉法戍徒杖二十人犹駭言不已勒致  
仕有此憲典否

故刑部尚書喬允升遺戍

壬申 上齋居脩省遣大臣祭南北郊山川壇禱雨

癸酉孫元化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立木嘉為右僉  
都御史巡撫遼東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元化為列與治可憚  
持用之

乙亥 上以南居益戍任軍需不能率屬精辦致令侵剋虛

糜殊非大臣蔽固之意特命削籍

徐光啟為禮部尚書協理庶事

丙子劉遵憲為工部尚書

脩三屯大安喜峰冷口建昌城堡

巡撫陝西御史李應期奏臣提兵入援賊乘虛直圍韓城合

劉擒斬三百餘人霄遁今臣奉旨回鎮委劉總兵杜文煥報

都司艾穆敗賊於清澗盜始求撫河西道蔣士忠遣故降人

李光燧入其營招諭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俱降時神一元

一魁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督楊鶴主抚不以

聞鶴及陝西巡抚刘廣生各遣材官持牌四出招盜魁黃虎

等俱先後給免死票安置延綏河西而延脚間皆降丁矣然

不焚殺耳其淫掠如故村氓斥声有司莫敢告寇患成於此

兵科左給事中刘懋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即延慶之

兵丁土賊也边賊倚土賊為鄉導土賊倚边賊為羽翼六七

年來韓蒲被掠其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流劫

於淫原富耀之間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習戰之卒剿之不克

又议抚之其剿也所斬獲皆飢民也而真賊飽掠已去其抚

也非不称降群聚無食仍以劫為生召降而实非降也且今

年麦苗尽枯斗粟銀三錢營卒之餉三十餘月即慈母不能

保其子官且秦兵民何哉開門納賊民尽盜也縛將殺賊兵

乞盜也即新托洪承疇力能辦賊抑能盡剿及托子能為無  
米之炊乎自非聖明慨能發數十萬帑金以賑貧民補一年  
關餉以抚飢兵未定也又清盜之源惟責成督抚恭逮貪酷  
有司黜民生培元氣蓋近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糶糧  
一金有告捕一盜而破十數人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  
產奈何民不驅為盜乎至於營兵曠伍半役於司道半折於  
武弁所餘老弱既不堪戰又不練習當責督抚清汰操練以  
備實用也

山西流盜犯石樓永和破蒲州潞安官兵敗沒

七月戊寅朔辛巳大雨竟日

癸未謝雨時、上宿文華殿

甲申、上御午門受俘誅賈維鏞等

乙酉進孫承宗太傅張鳳翼太子太保並蔭錦衣衛指揮龔  
事進祖大壽少傅提督 蔭指揮同知宋偉馬世龍並太

子太保尤世祿楊肇基太子太師吳自勉左都督餘文武陞  
賞有差

丙戌兵部職方郎中李徒貢加尚寶司卿

壬辰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奏慶陽守備李極值賊於郿定  
之雷公嶺陣沒抚臣劉廣生稱疾不出邊盜日熾而延綏巡  
抚洪承疇亦移文告定山西永寧州之孟門鎮有盜千餘勾

陝西大同集口之盜合二千餘人蟻集峰屯此時事之大憂也御史王道直言盜起於飢請發兵餉銀買本色一從保德州河路一從洛宜陸路庶收拾人心解散党附不報

巡抚陝西右副都御史王慎行蒞任報前日賊在木瓜園殺將破堡時也盜飢民約二三千人声言南犯韓城督臣遣游擊夏有啟領五百騎自耀州三原直出韓城蒲州又游擊李養棟五百騎自慶陽葭州經洛川宜川弭賊之後都司許國忠領省兵為援而參將李甲屢戰斬三千餘級盜少却不即南下王慎行尋引疾

辛卯大季士成基命周廷儒何如寇温齡仁錢象坤吳宗達

並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季士廕中書舍人進兵部尚書梁廷棟戶部尚書畢自嚴俱太子太保廕廷棟錦衣衛指揮俞事王之采等各賜金幣

庚子魏光緒為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廣

辛丑海豐縣有石圍數丈高餘忽移五十餘步

壬寅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孫居相落職初戶科給事中楊時化勅高平知縣喬淳按虐事下抚按計贖二萬三千金淳家京師上書求移訊法司且訐時化嘗囑事見隙時化方憂居通居相書有報札淳蒼頭喉都門守卒搜奪之內云國事日非邪氣益急上怒責居相对狀

丙午錢春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因于祭酒顧錫疇言文廟先賢自四配十哲外而庶共六十二人會典所載東自濬臺滅明至顏澹三十二人西自安不齊至步叔乘二十九人位次多紊有漢儒次宋儒下非所以妥先儒也宋羅從彥李侗雖萬曆時從祀而實朱熹父執所從受學既皆從祀不可不論其世章下所司

八月戊申朔因原糧儲道叅政郭應響奏繳天啓四年冬布花銀數一上以遵甚詰戶部回奏

辛亥御史史堃劾袁崇煥一上以崇煥講款致寇擅殺逞私失誤封疆限刑部五日具奏錢龍錫私結邊臣下廷議

壬子穆廟容妃韓氏薨

甲寅提督總兵馬世龍罷世龍玩寇入永平大殺隙

曹珍劉重慶為戶部左右侍郎曹珍督理邊餉

丁巳王家胤勾套虜二千八犯官軍斬馘數十賊迫送縣印遁去退守寬坪寨倖乞降仍奪走黃甫川

戊午工部左侍郎沈演言強兵裕民原有兩利之策天啓二年臣嘗言建堡聚民八利保民即以保國謹錄前疏備採今養兵費八百萬有奇久無變計物力何支定制立法當自畿郡始人情憤孟則思奮貧困則思離不於此時施金賑卹以周其困鼓舞振厲以作其氣使勇於公戰如報私仇更何待

予惟精擇守令安之事而課其成如張春左應選各假京  
銜提督其間兩人能得人死力補助窮民然後逃兵在、可  
收東伍簡銳以圖恢復廣屯足餉以寬民力、上是之  
癸亥殺督師兵部尚書袁崇煥、上御煖閣輔臣成基命等  
入對久之出御平臺文武諸臣俱入諭曰袁崇煥付託不効  
專事欺隱市粟謀款縱敵不戰散遣援兵潛携喇嘛僧入城  
卿等已知之依律磔之流其妻子兄弟餘不問輔臣頓首謝  
袁崇煥滕縣人萬曆己未進士以韜畧自詡及督師出鎮遼  
東率兵入援三日五賜金幣宣勞親為飲至而遷延不戰至  
核殺毛文龍朝議為踐敵宿約逆得罪

談遷曰藤縣之於東陸亦勤勞多矣初經略高第議棄寧  
前錦右果如其說則遼西將非困之有也賴藤縣力持成  
寧遠之功士氣少奮仗鉞以來極受知遇兵勢不加於往  
日強敵尤迫於目前思以押圍縱橫出表餌之愚計其失  
在復諫怯戰避難規利也范仲淹蒼元吳書岳武穆陰間  
劉豫古人未始無之時所用喇嘛非神世衛之清澗僧王  
嵩耳今俱謂其通建州一時难民忍禍衆喙源山而爰書  
三尺真同反叛安能折其心使不斷、地下哉嗚呼戎之  
辟之可也寸而磔之果法之平乎

夏元彛曰崇煥少好談兵見人輒信為同盟所賜頗熱為



印武縣令分較關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談兵絕不  
閱卷或問之則曰士子宜捷者用有命在隨意抽取可也  
斯豈執事必敬者乎寧遠一捷實為首功遂自矜為敵已  
破膽必肯獻地講和自言五年滅敵了無成美給諫許奎卿  
面叩之崇煥自言聊慰。上望三爾給諫極言。上英明豈  
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亦自覓失言遂以用人措  
餉等事再請於。上倘有不相應即可惜為弛擔地不意  
上之咸從所請也赴援都門口見即請入城休息。上不可  
以三千騎入城請。上曰三千騎亦不可所以疑之者至矣  
而崇煥絕不悟也閣臣錢龍錫嘗問以遼事答曰似當從東

江做起錢謂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師未必可得力崇  
煥曰可用。之不可用殺之此吾所優為錢庸人也不以其  
言為意及斬文龍疏中即入錢語及敵闖入朝滿遂以殺文  
龍為崇煥罪而并及龍錫矣

甲子諭詹輔錢龍錫背公逞私奏謀至款袁崇煥疏語已露  
終不奏聞若不重罰何以懲後命法司擬罪逮至論死  
卒未練同事為右僉都御史巡抚陝西

癸酉揮漢虎墩免慙擁兵偪大同巡抚張宗衡戰總督魏  
雲中設款御史白士達言藉款以脩守固守以待戰報聞  
丙子曹珍為工部尚書涂國鼎程註為刑部左右侍郎

九月丁丑朔己卯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王嘉胤大破之擒斬五百八十餘級賊始奔潰

宥水西降人安位初龍錫壩本水西地水藺相仇殺爭地其後結盟會崇明敗水西假之居其地至大方七十里去水寧且六百里山皆峻險不產穀蜀人欲設官屯兵以自廣總督朱燮元奏禦夷之法治以不泊既來則安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既已納款殘藺安敢負固惟當明定疆界使諸夷自耕收遵往制戢貢賦數世之利也若設官屯兵臣愚以為不便夫守邊者但聞扼險不聞入險此地陡臨夷穴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之轉運繁費捐有用以事無用且

山藺藺夷必死之關外批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如臣襲雷同之見誇開封關土之功此人臣一時之利非疆場之福也。上未之許後推勘地界卒如其議後安位死欲用兵即縣土司者燮元奏不可遂傳檄夷目布朝廷感德諭以出降夷自感服爭納土獻重器燮元分諸夷以地俾世守奏曰今安位於絕踈族爭立臣奉明詔一切禁止聖威遠暢納土獻印相繼於道臣惟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自私土宜早分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嚮同於編氓大方面溪谷里比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以丕振國威永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

又播奮民又簡安民又水西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為長官司者十之七二三百年来聞有反者非他酋之好叛逆西定番之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傳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境授諸土目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九夷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為長利因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關聚落日繁徑界既正土目不得侵軼民地便二黔地瘠仰給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因用方置出太府金幣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經久遠永為折衝便五大小相維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

便六訓農治兵耀武河上使賊日備戎便七從兵民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便九割曰可西南悉寧

壬午令戶科給事中覈邊餉

癸未左副都御史張捷議設鑄屯田權盜並宜講求良法章下所司

進問夢得太子太保廕子八國子監康新民周士僕為戶部左右侍郎

巡撫河南右都御史丘兆麟卒

丙戌諭吏部曰朝廷設官分叙爵秩優仕才能近來人心日  
競銓政詭隨如傳陞京堂本酬勞獎賢今則科道吏部司官  
視為固有不論賢否循例必浮至於監司知府官階隆重  
祖宗特選朝臣為之何以今日輕鄙若此背違舊制競習  
風若不亟正又將輕視京堂希營鄉貳矣今添註陞陞一概  
停止以後科道吏部司官果才品兼優者准陞典司風力稍  
遜陞知府若才品勞勲並懋及司道卓異准予京堂永遵為  
令敢朦朧奏行必真重典

辛丑京師大雨雹

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奏洪承疇同德兵杜文煥密計剿盜

承疇以游擊左光先領百騎文煥委副總兵趙大胤守備白  
邦政託護送為名遺流盜白汝李等四千人攻綏德州恭將  
卜應第拒卻之因王子順苗登雲等迎應期於城內縛斬五  
十七人又次第搜斬四十一人先歿內應者也

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王慎行請借布政司三年來裁扣驛  
站銀三萬金為募兵買馬費命下部議

洪承疇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皮島劉興治築建州於青山鳳凰堡屢有斬獲孫承宗奏言  
興治斬三十餘級雖未足贖罪而決意樹功誓仇建州稍見  
其心、上褒答之

十月丙午朔卹錄入援故將王邦政文元等

辛酉月夜食

建州謀合挿漢虎墩免慙犯冷水口

乙丑巡抚登萊右僉都御史孫元化請改朝鮮絲登州礼部  
議暫從覺華島兵部以貢道改陸從海已七年忽改覺華島  
非便從之

初延綏大盜張獻忠等以五六千人掠清边安定綏德米脂  
間攻清潤鄉紳惠世揚康運泰慕壯士斬獲百餘級延綏巡  
抚洪承畴同總兵杜文煥擊斬八百餘級招抚十八寨九千  
九百餘人

王嘉胤陷清水營殺蔣麟李顯宗又陷府谷李老豺糾三千  
餘人攻合水縣總督楊鶴徵寧夏總兵賀虎臣馳剿

十一月丙子朔己卯寧夏總兵賀虎臣於盤谷擊賊擒斬六百  
六十一級

前鋒總兵祖大壽率兵出塞至駱駝山襲建州斬二百九十  
三級獲畜產二千四百有奇

甲申工科給事中孫晉言左庶子丁進主考鬻閩節實輔臣  
温懌仁私進於南御史黃宗昌勅進止奉旨降級懌仁奏辦  
言事初發除嚴究外別無他發俟得情之後真否既判罪有  
攸歸孰能寬之科臣職論不難抵昂臣職在看詳當於其

平耳

丁亥、神宗皇帝實錄成

庚寅賀虎臣於寧州斬賊八十八級

壬辰德陵工凍沮命俟春月

速前經略遼東兵部尚書高第、家濠州前聞邊警奉家遁  
漂人立賞

山西德兵王固梁追賊於河曲發紅夷砲、炸官兵自斃賊  
乘之遂大潰參將李春芳先逝給事中馬思理請誅此二人  
再遣大臣督蜀將秦良玉與杜文煥犄角不報  
丙申閩內官兵擊斬中部賊八十餘級

十二月乙巳朔大盜神元等三千餘人破新安邊營

丁巳破寧塞縣掘其城殺參將陳三槐

庚申圍靖邊副使李若梓固守

己巳句魯四千騎益圍靖邊三日夜已陷柳樹澗諸城

杜文煥曰文煥於庚午春二月督延綏固原官兵三千便  
宜抗勦遣官持檄諭降清澗賊王之璋等七百餘人而苗  
美苗守義等以八百人遁去官兵追美等於梁懷寧河斬  
數百級尋以餉乏駐紮德三日美復嘯聚潛伏小瀉流山  
再破之追及白羅城山陰不能進賊遣人約余過鄜州受  
降廷延十日不止余料賊必北去移鎮安塞縣晨至鉄葉

寨遣與賊遇，單騎馳入其營，美叔登雲登霧，皆下馬羅拜。而美復以百餘騎進矣。乃遣都司王仲奉二百騎追之，曰：「不得美，還無也。」及之於賀家灣，賊竟斬美首以獻。而延東黃甫川積寇王嘉胤等，以延抗標下副將李釗求貸於賊，憾甚。夜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洪公承疇以鎮西將軍印推余討之。余先擊黃甫來山諸寨，以斬嘉胤聲援陣於山神堂，佯退誘之。返關大破賊，懼未入縣，約嘉胤同降。余不許，勒兵誓衆，四路俱進，陣斬王天雲、張德等。東山諸寨俱下，而三堡之人復歸，守如故。露布告，上手詔褒嘉烏時、大旱、民飢、延安、回、郊賊大起、米脂賊張獻忠所

扼十八寨，聞余至陽，乞降。余以陽許之，以爲後圖。竟討清澗、保安諸賊，大敗之。而趙勝等向攻清澗，亦奔延川。南扼險以守，余遣將三路合擊賊，潰去。又於安樂寺避賊，塢破賊俘斬八百人。而府谷餘孽遂渡黃河，陷山西河曲縣。大司馬梁廷棟請拜余爲大將軍，提督山陝臨寧四鎮。兩省撥兵一萬以爲標兵，發十萬金爲行糧。兩省巡撫親履行間，起運糧草，紀察功罪。余至魚河，聞命即馳赴河曲之郊，賊閉門堅守其城。天陰，又值邊寒，官軍露宿雪中。梁公死，檄催戰。余持不可，曰：「冬月，兵師古人所戒，命新絕糧道，使其自困，來春可一教下也。」會得靖邊李若梓羽書云：寧

寨飢軍神一元等攻陷西路新安邊寧塞營柳樹澗三堡  
且以重賞勾魯靖邊勢甚岌、寧塞為余所居宗人等皆  
被其難余乃留曹文詔合晉兵以圍河曲拜表而行神賊  
聞之遂棄寧塞陷保安勾套魯使入余諭以威信無賊為  
用套魯曰賊詒我以小將為合實不知杜公來且我四十  
八台吉枕畏公不敢抗今日敢與公戰乎然多受賊金弗  
忍棄請說令面傳轅門可也及套與賊合將挾套合犯西  
安套疑未定余分布諸將塞賊南下要路親移師擬直搗  
套巢套駭語賊曰今不得復顧汝矣死騎馳出寨迎余曰  
願以千騎從公共破賊余止留百騎以五百人服其 為

前鋒賊自套歸不能支吾從間道奔往合水縣出不意挾  
之以頃其擊尋圍慶陽府余軍至前鋒麾之曰我台吉已  
降杜公若輩不早服俱死矣賊奔不可止斬首七筭先是  
賊偽降總督楊鶴楊與余有禮節之嫌乃勦抚異見遂信  
神一魁力主款且出示曰一魁就款已題寧塞安插官兵  
如安殺一賊者兩兵抵償余歎曰賊襲陷寧塞畏我而逃  
今借名城為盜資我宗人可與賊同處此土乎遂徙其家  
以去時韓城西安又告急余又有芝川之捷服背夾擊賊  
大營俱潰突圍走河濱山寨扼守余計日蕩平而楊鶴以  
至劉礙其抗局百計中傷余以此得罪而一魁復叛盜復



四出山西以提督既去不復守河賊從延水閘潛渡蔓延  
頑楚成燎原之勢矣

壬申丁魁楚為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姜曰廣署南京國子  
祭酒

國  
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權

崇禎四年至六年

辛未崇禎四年

正月乙亥朔 上下御殿是日風霾

丙子吏科給事中顏繼祖言故事歲莫祭太廟陪祭官子初  
既朔早赴午門謝昨文武僅十餘人西班以一御史朋友之  
饋非祭肉不祥友貺如此况君賜乎陪祭則印纓綬若謝昨  
則落晨星臣所不解也 上切責諸臣宥之

鹽官談遷孺木著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刑科給事中具執御言加派不可且云近日議者皆憑臆而作繆語推者皆隨擊而循當事倘以皇上日月照臨其上復賜宸斷以行諸臣誰敢不竭其肝胆即大臣誰敢執私意以熒惑乎上責其回奏

己卯夜盜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賊斬百七十三級神一元克弟一魁領其衆

庚辰刑科給事中具執御言掣籤之法創於家臣孫丕揚以探丸之智為挈瓶之守在當日公行之尚失政體况近日假公以濟其私乎時請宸斷罷之此治吏第一義也若抗樓所奉卓異諸臣乞進之於廷或詢以時政人才或地方利病俾

擬實口對曰察其賢否才庸而甄別焉則皇上之目遇賢於諸臣之耳食百倍矣命部議

辛巳覆試順天貢士俞世灝金允治高岱除名

壬午督師大率士孫承宗出關由前屯寧遠抵松錦庚寅由三道關歷石門燕河偏關三協十二路由石塘路過平谷經盤山入薊州而還條上邊事曰先任封疆大臣曰精擇八部大帥曰劉鎮懌守曰遼鎮懌戰曰合薊遼鎮守曰復城曰防棟寶主之後廷棟去朝議撤工承宗曰且未撤兵敵至而戰上策之擬見糧以守中策也安空城疲敵寇下策也

癸未流寇掠平陽

甲申吳乾御復奏臣見戶部題覆云今日生財無踰加派夫古今生財雖曰多端有以賦民為生財者乎而謂馮臆而作謬語也去年十一月兩廣總督閔吏部會推戶同舉奉旨回話借墨纒以解當日皆銓臣執拘主推而預推諸臣唯唯惟命所謂隨聲以徇當事也若以二事私乎非私乎熒惑有其漸矣 上責其支飾

巡抚河南右僉都御史郝士膏罷

右中允兼編修黃道周奏救錢龍錫調外初逆璫一案諸奸憾龍錫欲借袁崇煥三起一逆案以相報因龍錫以羅及諸

臣周延儒溫體仁實主之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不敢任又 上英斷不能遽起大獄也至是道周疏上延儒意稍解

己丑顏繼祖乞武進士未授秩者給銜盡東征聽遼東登萊二撫調遣下許

庚寅王嘉胤渡河掠萊園溝副總兵魯文詔擊却之斬三百二十六級

甲午進午門大朝鼓

丙申給事中吳執御復言理財加派原不得已之心而姑行之然未有不即為停止者至捐助搜括二者尤難為訓上

以加派原不累貧捐助聽之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  
奉行撫按稽察必豈至病民乎

諭曰陝西屢報飢荒小民失業甚至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  
非赤子顛連若此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酌彼災處次  
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即已被脅從誤入賊黨若肯歸正即為  
良民嘉與維新一醉收恤

己亥遂命御史吳姓賑陝西飢民招抚流盜

余大成何應瑞為右僉都御史巡抚山東河南

戶科給事中杜三策奏臣於三年六月抵閩造船委中軍楊  
鍾會於廣南買物料出洋被劫訴於海道下廣州知府徐在

中訊其真偽而囚之且杖死以快賊乞嚴究在中等從之命  
逮在中下法司論死

罷總兵杜文煥以去冬在延川縱部將李重榮殺鄉民曹孟  
孝茅男婦百九十九人知縣王道行呈驗於按察使李天經  
御史吳姓劾之

內監鄧文詔許奏劉遼總督曾文衡

上召輔臣九卿吏科都給事中劉漢儒河南道御史喻思恂  
及各省監司於文華殿召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問浙閩相  
連海寇備禦之策對曰去秋寇掠海上五日即去問江西右  
布政使何應瑞按察使僉事王綬夔爾省派宗祿何以不報

應瑞曰江西山多田少而且瘠按查覈有司尚未報耳  
問湖廣右布政使杜詩按察使范中彥爾楚去夏民變樹旗  
事詩曰樹旗之後地方仍安上曰須覈之以杜來患問福  
建左右布政使吳暘陸之祺海寇備禦若何暘曰海寇與陸  
寇不同故杖抚之但官兵徂抚為安賊又因抚益恣故數年  
未息也上曰前抚李魁奇何又殺之暘曰魁奇非鄭芝龍  
比即抚不為我用以其要挾反側貽害地方今鐘斌雖抚知  
不就抚上問實計安在之祺曰海上官兵肯出死力有司  
團練鄉兵多設大器剿之不难問河南左右布政使楊公翰賈  
鴻洙以收稅耗重宜參有司鴻洙曰近奉嚴旨稍革其弊問

廣東左右布政使陳應元焦源溥曰尔首負宣大邊餉數十  
萬何也應元曰近已解納上曰宣大重鎮兵餉急需可  
速完也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寇事曰寇在平陽或在河  
曲近聞漸渡河去惟河曲尚梗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  
上曰前言寇平何尚阻也曰山陝隔河突去突來故河曲被  
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失於內應問導賊何人喬林曰  
大抵飢民為之今不早圖有誤因事問陝西叅政劉嘉遇以  
流寇曰流寇由兵餉不足故難勦耳上曰前報寇平何又  
橫也曰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我赤子宜抚  
之曰今正用抚上曰前王子順既降何又殺之曰雖抚仍

掠宜其僂也 上曰若然何不於未抚前殺之手曰臣時未  
任問此寇出何地曰本廷綏逃兵臣十一月十二日入覲聞  
初六日總兵賀虎臣殺賊六百餘總兵杜文煥殺二百餘問  
近日何如曰一在延安一在雲岩宜川 上疑思久之命退  
問廣東左布政使陸問禮按察使孫朝肅以問禮已陞南贛  
巡抚 上曰南贛多盜若何對曰行保甲練兵士庶几弭盜  
上曰須實效空言何為問海寇若何曰廣東海寇俱自福建  
突至舟大而火器兵船難敵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為  
害問澳夷利害曰火器可用人未可信問廣西布政使鄭茂  
華李守俊以靖江王府爭徃何也茂華曰靖江憲定王二子

履祥履祐守俊曰履祥妻楊氏未娶之先妾曾氏先生子玉  
哥因不繫奏選之妾故未報生請名其後履祥沒故憲定王  
請立履祐為世子 神祖許之今玉哥長矣故爭耳問貴州右  
布政使朱芹以安位事曰安位求抚督臣原責回事一擒奢  
酋一獻樊虎奢寅妻馬氏子阿甫一令送巡抚王三善之柩  
一責削地安位謂既通九驛非得水利地方難供糧馬督按  
二臣又不輕子故議未決耳已召各官諭以正已率屬愛養  
百姓朕自有顯擢否且不貸各臣退謝又召左都御史閔洪  
季左副僉都御史張捷高弘圖至諭洪季曰卿初任首疏甚  
善但未實行御史巡方問繫甚重巡按賢則守臣皆賢百姓